关于第十九轮美中人权对话的公开简报

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汤姆·马利诺夫斯基

美国国务院——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2015 年 8 月 13 日

特鲁多女士：今天很荣幸欢迎大家来听取马利诺夫斯基助理国务卿的简报。马利诺夫斯基先生从 2014 年 4 月开始担任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此前，他曾在人权观察工作过 13 年，担任该组织华盛顿分部主任。他还曾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高级主管，并在前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和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手下工作。他还曾经在国务院的政策规划部门任职。接下来请马利诺夫斯基助理国务卿发言。

马利诺夫斯基助理国务卿：非常感谢。首先我要读一份比较长的陈述，希望各位耐心体谅。人权对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能够把我们在对话中提出的问题详细而明确地向你们和你们的读者呈现。所以我们先从这里开始，然后再进行问答。

如各位所知，此次是第十九轮美中人权对话。我率领美方跨部门代表团，其中包括来自白宫、商务部、司法部、环保署和国务院几个局的代表。中方则是由外交部国际司司长李军华率队，中方代表团实际上也包括了很多不同中国政府机构的代表。

首先允许我强调一点，人权对话是双方讨论这些议题的众多平台之一。克里国务卿和其他官员在战略与经济对话和人文交流磋商中也高调地提出了这些问题。今天的会议也是在帮助搭建这个平台，这对于习近平主席即将在 9 月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是非常重要的。在访问中，人权将是双方讨论的一个显著议题。

这次对话使我们有机会在习主席到访之前表达美国对中国人权状况不断增强的担忧，并强调通过具体改进来恪守中国本国法律以及履行国际承诺的重要性。

我愿在此重申我的几位前任已经强调过的——人权对话是美方就人权问题直接与中国政府进行深层接触的机会，我们关注的是具体问题和具体个案。这不是一个我们仅仅同意各自保留不同意见的场合；相反，我们需要在这个平台上坦诚、直率地交流。如有可能，或者如果在某些领域存在可能，我们需要绘制出解决这些重要问题的前进路线。

首先，我们讨论了中国政府对律师的打压。该行动造成 250 多名律师、活动人士及其家庭成员被拘留、传讯、审问或单独监禁。虽然多数人已经被释放，但很多仍然在押，据报许多人被禁止接触辩护律师。有些人被迫在电视上认罪，如我们今天所解释的，这种行为与中国自己的刑事程序法相悖。在此背景下，我们呼吁立即释放这些仍然在押并被指控犯罪的律师，包括王宇、 周世锋、李和平以及刘晓原等人。

我们也讨论了其他一些律师和法律活动人士因和平行为而被拘留或监禁的著名案件，其中包括浦志强和高智晟。高去年已被释放，但仍然不能自由旅行或过正常生活。

中国领导层在最近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强调依法治国。但是如果律师由于为其客户辩护而遭逮捕或者政府把法庭辩论等同于“制造混乱”或“挑起事端”，就很难有法治。一些律师和其他人士都曾因为这两项模糊不清的罪行而遭到起诉。法治意味着当法律的首要性和政府偏好有冲突时，法律应占优先地位。在中国，事情似乎越来越走向反面。

我们也指出，针对法律行业发起如此广泛的打击会对中国公民为数不多的和平申诉不公的渠道之一造成威胁，无论是申诉他们对腐败和环境问题的忧虑，还是对产权或其他问题的担心。在中国，和在其他国家一样，当解决申诉的合法途径被封堵之后，积怨不会消失，而是会日积月累，因此增加社会动乱和不安定的可能。

我们也对中国最近通过的措辞模糊的国家安全法表达了深切关注，因为该法可能被用来作为一个法律的掩饰，为进一步打压和平的意见表达进行辩解。我们还讨论了有待通过的非政府组织法、反恐法和互联网法，这些法律都有类似的问题。我们特别担忧的是非政府组织法草案的广泛性，我知道你们当中有很多人对此有所报道。这部法律适用于所有外国的非政府组织，将它们置于中国公安部的管辖之下，可以对根本不具犯罪性质的普通行为进行刑事制裁。如果当前版本的该法草案得到通过，将对在中国工作的各类美国和其他国际非政府组织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

在相关的话题中，我们讨论了言论自由，并提到一个脱节现象：即一方面政府有意阻止公民之间的思想交流，而另一方面公民更广泛地旅行，变得更有见识、并更渴望了解世界的信息。我们注意到最近成为中国政府打击目标的活动人士，包括反腐倡导者杨茂东以及五位著名的女权活动人士——李婷婷、武嵘嵘、韦婷婷、王曼和郑楚然，他们当中许多人实际上是在努力应对政府本身承诺应对的挑战。北京世界妇女大会 20 周年纪念即将到来，在那次大会上，各国政府承诺尊重民间团体的自治并与其一道工作，我们在此敦促撤销对这些妇女的指控，允许她们继续从事倡导工作。

我们也花时间讨论了在互联网上下自由表达的重要性，对因言获罪的人士表达了关注，其中包括刘晓波。我们谈到一个自由的媒体对中国政府（任何政府）解决公民的诉求是多么重要。我们呼吁释放高瑜，她是一位 71 岁的记者，目前健康状况很差。我们也强调了对中方承诺用及时和可预见的方式发放记者和学术签证，以及公平对待美国驻华新闻机构的强烈兴趣。

我们谈到了宗教自由，并针对中国政府最近在浙江省和其他地区移走十字架并拆除基督教堂的行动表示关切。我们指出，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推广以及诸如张少杰牧师等宗教领袖的和平布道不应引起恐慌。相反，在中国迅速现代化的进程中，宗教信仰可以成为社区稳定和心灵安慰的来源。

我们还讨论了将恐怖主义与和平表达不同意见或宗教信仰混为一谈的危险性。 与此相关，我们强调了与少数民族社区（包括新疆）之间真诚对话的重要性，以及将伊力哈木·土赫提等发出温和声音的人士关进监狱的危险性。这些人能够在社区之间搭建桥梁，并帮助决策者更好地了解这些地区产生不满的根源。

最后，我们建议中国可以通过重新与达赖喇嘛或其代表展开对话，以缓解西藏地区的紧张，也可以通过尊重西藏僧人的宗教习俗，比如选择转世活佛或妥当的丧葬仪式等，来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还敦促按照对等原则允许外交人员和记者更加容易进入藏区。

在回答各位的问题之前，我想再次说明，我们讨论的所有议题都与中国目前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将来所扮演的更重要角色有关。最近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化以及中国政府渐趋强调抵制“文化渗透和西方影响”的宣传说法使我们产生了严重的疑问：中国是继续走在朝向开放和与国际融合的长期道路上，还是在走向闭关自守？这个趋势最终损害的是中国人民的利益，但由于中国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这也是整个国际社会的深切关注。

正如我说过的，这些政策看来不符合逐渐走向全球、联系广泛并懂得信息重要性的中国公民的愿望。如果给他们机会，我确信中国人民会选择在表达意见和从互联网获取信息时享有更多，而不是更少的自由；选择在法庭上为他们辩护的律师得到更强，而不是更弱的保护；选择在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中有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发言权。我们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在政府之间，而不是在两国人民之间。我们将始终本着这个精神处理这些分歧。

下面欢迎各位提问。

问题：我是来自《中国日报》的陈维华（音译）。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很快的问题。你能谈一下会议是否有效？会议气氛如何？我的意思是你们在会上仅仅是各自表达意见，还是实际上解决了问题？
第二个，你们如何谈论提出的问题——中国提出的美国的问题。今天中国对美国提出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我是说，像年度报告中总是说的，比如最近的案子，比如桑德拉·布兰德、比如弗格森、迈克尔·布朗，等等所有这些事情。你在人权观察工作过，人权观察每年都有对美国批评的报告。那么是否美国也对中国做出认真的回应呢？

马林诺夫斯基助理国务卿：当然。关于气氛，这是一次非常具体和有实际内容的对话。很显然，两国之间有非常深刻的分歧。而且我不认为任何一方预期我们可以在为期一天的会议上就我刚刚提到的问题获得某种突破性的成果。

我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会议，因为我们能够向中国政府传达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警觉正在不断升级——我也希望来这里的代表团能把这一点转达给中方领导层。此刻双方都在为两国元首峰会预作准备，这次峰会对于两国都十分重要。这些问题将成为峰会上非常突出的议题。目前事态进展的好坏肯定会影响到是否能够举行一场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预期的非常积极的峰会。

你还问到中方是否提及美国国内的形势。我在对话开始时就明确指出，我们对此完全持开放态度。人权对话是一条双向道路，美国从来不声称自己是完美的。事实上中方确实提出了几个问题，但我必须说明，绝大部分的对话涉及在中国发生的事件。中方提出了例如最近的警察暴力问题，并简短地提到了弗格森事件。我实际上觉得非常有趣的是，他们说“我们都在电视上看到了。”我的回答是（没有低估美国所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的意思），“太对了，你们能在电视上看到那些，正是因为中国的官方媒体可以到弗格森去不间断地报道这些事件，从头到尾。”但当在中国发生暴力时，如在西藏或新疆或其他地区，国际媒体没有这种类似的准入许可。我还会补充的是，美国政府也没有逮捕迈克尔·布朗的律师或拍下警察暴力视频的人们。

最近在中国大批律师被捕的案件实际上始于据称是警察的暴力行为，一个人被警察打死。为这个事件录像的人被捕。那个人的律师后来也被捕。然后 159 个律师和活动人士签署了请愿书，他们全部被逮捕。

所以我让中方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在这里以那种方式处理问题，会产生什么反应。所以，对美国遇到的挑战提出质疑是完全正当的。但我们的回答基本上是我们在美国有制度允许那些感到遭遇不公的人通过法律、媒体和公开辩论来寻求改正。在中国，正是这些制度上的弱点造成了我们在对话中要花大部分时间来讨论的这些问题。

从这里开始，我们可以继续提问。

问题：好的，你好。我的名字是张蓉湘，来自美国之音中文部。非常感谢。我只有一个背景核实的问题。这是你担任助理国务卿期间内第一次参加人权对话吗？

马利诺夫斯基助理国务卿：对，和中国的对话，是的。

问题：好的，然后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上一次对话是 2013 年在昆明。过去对话一直是年会。但去年没有举行，有什么原因吗？

还有，第二，我浏览了在最近一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双方达成的 116 点共识。我没有见到任何有关人权对话的条目，所以我只是想确定这些成果实际上是在这个对话进行过程中达成的。

马利诺夫斯基助理国务卿：确实，是的，我们是跳过了一年。那是我上任之前，所以我用这个作为我不往回看的借口。我认为恢复对话是一件好事。虽然这个对话很艰难，但最好还是有机会坦率直接地交流意见，特别是在即将到来的重要峰会之前。我们把这看作是为两国元首的会面搭建舞台。

关于战略与经济对话，我可以告诉各位——克里国务卿和布林肯副国务卿都曾就此做出明确表态——许多问题都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深入探讨过。我要说特别是非政府组织法的问题， 因为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它会对美国各种机构和组织与中国人民和相对应的中方组织的继续交往产生深刻的影响。

问题：我可以很快地接着问一个问题吗？

马利诺夫斯基助理国务卿：让我们还是请下一位吧，如果有时间我们还可以回来解答。

问题：有一种说法是你们基本上是把人权问题分别讨论，也就是说把人权问题列入另外一个对话。你对这种说法怎么看？对不起，我是纽约时报的加德纳·哈里斯。

特鲁多女士：非常感谢你。

问题：并且列入一个每两年一次而不是每年一次的对话。美国现在有如此多的议题要和中国讨论——气候变化、战略考虑以及很明显在最近几天出现在新闻头条的经济问题等等。人权的担忧确实被放在了一旁，而对美中关系和对话的整体影响很小。如她所说，人权甚至没有出现在战略与经济对话成果清单之中。所以，在声明当中也没有。

马利诺夫斯基助理国务卿：不，有的。在我们的声明里有。

问题：哦，但是，

马利诺夫斯基助理国务卿： 对。

问题：那么 ——

马利诺夫斯基助理国务卿：在我们的声明中到处可见。首先，我注意到这个担心，这可能是由于中国政府中的许多人更希望把这些问题降级到分开的人权对话中去，因而不在峰会中讨论。但事情不会是那样的，因为这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而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它在峰会中也会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所以，事实上我们做的恰恰相反。人权对话的目的就是为峰会上的讨论铺路。我们可以花一整天时间集中在一个议题上，说明很明显我们能够对一些事情进行深入的讨论。在我们许多具体的对话中都是这样，包括刚刚在北京举行的反恐对话。

我们的目标是在领导人会面之前先看看我们能走多远，以便设置对话，确保中方在峰会召开之前非常明确地了解我们的预期是什么，以及中方届时将可能从奥巴马那里听到什么。

特鲁多女士：希望你先介绍一下自己，非常感谢你的合作。

问题：好的。我的名字是刁海洋，来自中新社。我有一个关于美国对联合国人权公约的批准的问题。据我所知，美国政府还没有批准一些基本的联合国人权公约，类似有关儿童权利以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我对此有点疑惑，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已经批准了这些公约。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担忧？你对未来批准这个公约有任何计划吗？

马利诺夫斯基助理国务卿：这个很有趣，中国和美国都签署了某些人权公约，但我们还没有对其进行批准。奥巴马政府坚信这些公约应该得到批准，比如《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我们已经敦促国会多年，请他们提出意见并同意批准。但在美国，我们有分权制度，因而我们不可以告诉国会如何去做。但与此同时，我们非常认真地恪守我们的承诺，以实现这些公约的目标和愿望，尽管我们还没有批准它们。

中国也已经签署了某些非常重要的公约，比如《国际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我相信它还没有被批准。我觉得由于两国政治制度的不同，中国政府应该比我们更容易在立法机构中批准他们承诺的公约。但是当然，我希望两国都将在近期批准并遵循全部范围的公约。

谢谢。

问题：路透社的艾德瑞斯·阿里。你谈到需要在下个月习访问前采取的具体步骤，以保证这次峰会的成功和正面的基调。什么是——你们有没有讨论任何从现在开始应该采取的，能够使峰会积极的具体步骤？

第二个问题将其扩大到地区。你们去过缅甸好几次。那里政治变化在一夜之间发生，这会影响到正在发生的改革以及你们可能产生的对人权的担忧吗？

马利诺夫斯基助理国务卿：有关中国，我在开场时提到一些事情。我们把许多案子摆在桌上，有些是老的，有些是相对新的，包括拘留律师的案件。我认为在多数国家，在这些案件在司法系统中走得太远之前就对其加以处理可能相对容易一些。这就是我们非常强烈地关注扣押律师案件的原因。

对于更加涉及结构性的议题，如我所说，我们花了大量时间讨论非政府组织法的问题，因为它具有本质上的重要性，也因为它可以影响到两国关系，会影响到一系列不同的活动——

问题：是否预期在习访问之前这个法律会改变？

马利诺夫斯基助理国务卿：我们有——肯定是希望这样。这个法律还没有被批准，它是一个草案，正在咨询公众的意见。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坐下来和中国自己的公民社会以及国际组织中对这个法律的批评者一起讨论，试图考虑已经提交的、敦促对该法律进行修改的具体建议，那肯定会很有帮助。这些建议包括修改一些规定，例如由公安部和警方来负责监管非政府组织、把未能适当填写表格定罪、要求非政府组织提前一年提交他们详细的活动计划，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是非常难以做到的，特别是当头上悬着监禁的威胁时。

所以，这就是一些问题。我们谈到了美国外交人员的准入问题。我们谈到了媒体的准入问题，记者签证的问题。我们还谈到了美国学者签证的问题。包括全部一系列中国政府可以采取的行动，这些行动能够显示其对思想交流，人员交流等事务更加开放的态度。

问题：如果这些改变不发生，习的访问是不是会失败呢？或者 ——

马利诺夫斯基助理国务卿：我认为这些问题，在我们的日程中确认的当然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问题。有些也很困难。但是这些问题，我们能够在这些问题上取得的进展或倒退将影响到峰会的基调和实质。而我们双方都希望看到这次峰会是一个积极的事件。

问题：关于缅甸？抱歉。

马利诺夫斯基助理国务卿：关于缅甸？我觉得你是指瑞曼的近况。我不想评论缅甸联邦团结与发展党的内政。如果我那样做会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特鲁多女士：你实际上已经问过一个问题。我相信我们应该轮流。

马利诺夫斯基助理国务卿：对，让我们确保大家 ——

特鲁多女士：先生，你准备好了？

问题：是的。从弗格森、巴尔的摩、纽约和许多其他城市，我看到在非裔美国人中有许多挫折感和怒气。他们抱怨种族歧视。【听不清】美国政府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处理这种种族歧视？

特鲁多女士：先生，你是哪一家媒体的？

问题：对了，我来自人民日报。

马利诺夫斯基助理国务卿： 人民日报。

特鲁多女士：谢谢。

马利诺夫斯基助理国务卿：我不认为我能够给你一个全面的答复，因为我在国务院工作。我希望鼓励你去采访我们的司法部，白宫和一起处理此类问题的许多不同机构。

我想说的是，因为这与我们和中国的对话有关，这些问题在任何社会中都是非常复杂的。解决之道首先始于阳光：能够把问题暴露在光天化日下，让人们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媒体能够报道这些问题并免于受到干涉、免于威胁、免于被捕的危险。被侵权的受害者能够通过独立行使裁决的法庭寻求赔偿而免于担心为他们辩护的律师也被惩罚。有诉求的公民能够出门公开示威而免于被捕或遭受暴力的恐惧。

没有这些保证，就不可能通过公开辩论强制政府采取必要的行动解决这些问题。即使有了所有这些机制，也仍然会面临巨大的挑战，正如我们在美国看到，也是我们所一贯承认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些根本的制度，那你甚至都不能开始来解决这些问题。例如，我们对新疆和西藏的许多关注实际上是源于人们的诉求无法通过这些机制寻求补偿的机会。

问题：谢谢助理国务卿。我的名字是和田【听不清】，每日新闻报社。我想问你关于你们美国逐渐增强的警觉【听不清】人权状况【听不清】。你们和你们在东亚的盟友、日本【听不清】和其他国家分享吗？你们有没有和他们讨论美国和那些国家如何合作以试图改善这种状况？

马利诺夫斯基助理国务卿：是的，这是一个好问题。我认为简单的回答就是:对。我们确实与我们的朋友和盟国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当然与中国直接对话，我们的这些讨论是公开的。所以，很自然我们也与其他政府谈论这些问题并分享我们的担忧，包括与该问题有密切关系的政府。

我认为最好不是由一个国家来表达这些担忧，而是由许多国家共同发声并一道工作。我们相信，所有国家都有同等的责任来遵守国际人权标准，而当这些标准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受到威胁时，我们有同等的责任来维护它们。这个不是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一个问题，当它存在于某个国家时，会影响到全世界，全世界都应该关注这个问题。

特鲁多女士：好的，后面那位先生。

问题：谢谢。我的名字是吉冈，来自日本公共电视台 NHK。我只是想进一步【听不清】同事的问题，这个对话跳过了一年。据【听不清】所记忆，是因为 5 位解放军军官被指控吗？因为好几个对话在那【听不清】之后都被取消了。

马利诺夫斯基助理国务卿：我不认为是那样的，不是。

问题：有关对话跳过一年的原因，你有没有任何解释？

马利诺夫斯基助理国务卿：我不想去猜测为什么在特定的时间我们会安排特定会议的原因，而且——

问题：所以美国【听不清】跳过了？

马利诺夫斯基助理国务卿：我们非常，我们希望和中方对口部门面对面地直接讨论这些问题。

特鲁多女士：我很抱歉，先生。

马利诺夫斯基助理国务卿：没问题。

问题：马修·彭宁顿，来自美联社。中方对你将人权作为即将到来的峰会上的一个突出议题的意图如何反应？你希望哪些具体的改进会为峰会定下基调，他们是如何反应的？对此有任何反应吗？

马利诺夫斯基助理国务卿：我觉得他们领会了我的意图，我们会看到他们如何反应，但目前还没有具体的反应。我认为他们了解，并且事实上在今天早上会议开始时就已经确认这些问题会在峰会上高调地进行讨论。我想，今天我们能够确定要讨论问题的细节。

特鲁多女士：好。我们还有时间回答一个问题，后面那位先生。

问题：嗨，我是拉利特·吉哈，来自 PTI，印度报业托拉斯。从你的开幕词中看来，好像西藏问题的重要性在中国人权问题当中排在最后。是这样吗？对西藏的人权状况的评估如何？

马利诺夫斯基助理国务卿：抱歉，第一部分问题是 ——

问题：西藏问题不再是中国人权问题中最优先的问题了 ——

马利诺夫斯基助理国务卿：不是这样，这绝对是一个优先的问题，我在开场的声明中提到了它。

问题：但是在你最后的句子里。

马利诺夫斯基助理国务卿：但最后并不是最不重要。我曾经是一位讲演撰稿人，我们学到的事情之一就是最重要的事是你最先提到的事和最后提到的事。所以 —— 【笑声】

问题： 那么你对西藏的人权状况有什么评价？

马利诺夫斯基助理国务卿：我们在西藏看到大量的问题。我认为——我很少这么说，但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能给你的最好建议就是去看一下我们最近公布的《人权报告》，它对广泛的问题做出了全面的评价。今天我们能够讨论其中的一些问题但不是全部问题。

特鲁多女士：我想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会议。提醒你们，这个简报是公开的。我们将安排整理发言记录文稿，并尽快发给你们。再次感谢你们花时间前来，也感谢助理国务卿。